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斯文變相 第一回 冷碧虛題詞憤時俗 唐金鑒診病引經書

筆塚累累，描不勁儒林詭狀。怪何物、鑄人蒼昊，這般航麟。嫫母翻覆西子舞，天魔巧借菩提相。望氤氳、幻海是風濤，憑誰誰。門和戶，爭依旁，山和門，成欺誑。便重刊夏鼎，難窺魍魎。我欲燃犀牛渚下，君看照膽秦宮上，數年來、掬淚灑穹蒼，空惆悵。調寄《滿江紅》

列位看官，知道這首《滿江紅》是個什麼來歷呢？話說揚州城外，有個地方，叫做宜陵鎮。這宜陵鎮的東邊，有一座小小古廟，叫做斷雲庵，庵內住了一個不僧不俗的道人叫做冷眼道人。這冷眼道人，自從來到斷雲庵之後，約莫住了三十多年，年紀總在百歲以外，頭髮禿得是半點俱無。不管什麼大風、大雪、大雷、大雨，便是天崩地塌下來從沒跨過山門一步。每逢本地一班施主到庵瞧他，或是帶些香火錢佈施他，他只笑嘻嘻的，坐在藤牀上，略略的點一點頭，彎一彎身子，略起右手，道一聲上坐。除了這上坐兩字以外，他便朦朦朧朧的迷著一雙老眼，顛巍巍的坐在上面，片言不發。遠遠望去，好比一株枯樹。任憑你是什麼地方上的闊紳或是達官顯宦，打從這裡經過，他總是眼光一閃，登時閉了。為的這種原故，有些文人學士，替他加卜外號，叫做天囚道人。他卻藉此休息，落得個消閒自在，連什麼大千三千世界和那世界上古往今來的什麼朝代，都忘記得乾乾淨淨，你道快活不快活。古書上說得好：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偏偏靠著這庵不遠的地方，有個種園田的王老兒。

這王老兒也不知道多少年紀，但見他滿臉上的皺紋，皺得像那三年陳老的福橘一樣。頭上飄著幾十根又枯又短的黃頭髮，卻用紅頭繩編成一條小辮，掛在頸脖子後面。偏他精神矍鑠，每日清晨早起，便挑著些青菜蘿蔔之類，經過庵前，說兩句不瘋不癲的呆話。到得鎮市上，做完了買賣，順手帶著一壺黃酒，搨著兩隻空籬，跨進山門，向道人討了一隻粗碗，一面喝酒，一面便把他肚皮裡熟讀的古書，什麼《西遊記》《封神榜》、《岳飛傳》、《水滸傳》種種的故事，嘮嘮叨叨的指天畫地，講與這道人消遣。

不料那日天氣新晴，正想和那道人攀幾句閒談，進門一看，那道人已不知去向。但見靠藤牀一帶的泥牆，淋淋漓漓的，寫著幾十行擊窠大字，就是這首《滿江紅》看來看去，雖然不十分明白，覺得都是牢騷滿腹，憤時嫉俗的話頭，不由得看了一遍，傷心一遍，放聲大哭。哭到沒可奈何時，掠開淚眼朝那《滿江紅》的下首一瞧，只見一軸手卷，掛在那邊。打開看時，前面原是道人的親筆畫，畫的一幅《霜林脫劍圖》，後面便是道人，敘他自己一生的閱歷。原來這道人姓冷，名鏡微，表字碧虛，原籍浙江仁和人氏。自幼便生得眉清目秀，聰穎異常，省城裡沒一個不知道他是個神童的，准擬他功名上進。到了一十六歲，在他父親的書房玩耍，向那一隻破舊書箱的裡面，揀出一部破舊的書來，叫做什麼《理學宗傳》，從頭至尾的讀了兩三遍，偏偏的記性太好，竟把全部記得個隻字不遺，竟如寒九天氣，吸下的冷水，點點滴滴，都黏在肺腑中間。從此以後，頭也直了，眼光也定了，手也僵了，說話時嘴也木了，走路時腳步兒也方了。他父親看得很為奇怪，怕他中了風魔，時常的用言語來開解他。無奈他只一絲不亂，一心一意的要做程朱，把一個兩千幾百年偌大的道統，不管他幾何輕重，直擔到自己一人的身上。

你想讀書人家的小孩子，腦筋筋本來是天生弄壞的，身子是萬萬不會結實的，哪裡經得起這一副重擔子，壓在肩膀呢！

不上一月，竟弄成了一場大玻璃嚇得他父親手忙腳亂，把省城裡的名醫，都請教遍了。眼見得病勢日重一日，十分焦灼，忽想起一位老世伯來。這老世伯名叫唐金鑒，曾經掛牌多年，只是本領有限，生意也不十分興旺。自古道，病急亂投醫，事到於今，也顧不得許多，便吩咐家丁，拿了自己的名片，送到仁和縣前的直街。只見一塊又黑又黃的招牌，上面寫的四個小字，分兩行標注的是「三世儒醫」，下面寫的是「唐金鑒醫室」五個大字。那家丁便站住了腳一想，我們老爺真正胡塗了，為什麼請教起儒醫來呢？處館帶行醫，本來就打十八層的地獄。這位先生，既是三代的儒醫，三個十八層不是要打五十四層地獄麼？想著，便要逕回家去，回覆主人。就在這時，斜地裡面走出一個人來，身上著的一件竹布長衫，手裡拿著一柄方頭折扇，朝著家丁望了一下，問道：「你這人，敢是來請先生的麼？」

那家丁接著他一問，信口答道：「正是呢。滿城裡面到處是先生，不知哪裡有個好的呀？」那人道：「俺家祖太爺，讀的醫書足足堆滿了半間屋子，還不算是好的！除是到那東嶽廟裡把那華陀祖師抬出來才好呢。」那家丁聽他這話來得蹊蹺，既然主人家吩咐來請，定然有些道理，便跟著那人進了頭門，付了號金，在一旁坐下。等候了好半天，不見動彈，心下暴躁，站起身來，向那人問道：「俺家少爺的病勢很急，為何先生不趕快出門？」那人道：「你休著急，俺家祖太爺的功課，還沒做完呢。」家丁忙問做什麼功課，那人道：「俺家祖太爺，年紀七十多歲，讀了一世的書，不知是那上頭的講究功名兩字，就異常的踴躍。虧著前年裘大宗師，做了我們浙江的學台。這裘學台，是最愛惜老人家的，俺家祖太爺，報了個八十七歲的老童生，拄的是龍頭拐杖，進了龍門。裘學台從那點名桌上，一眼瞧見了，便恭恭敬敬的吩咐著兩個差人，扶進號去。發出案來，果然高高的中了個第十三名的秀才。俺家祖太爺，讀得四書五經最熟，時常的對我們講起，說人生世上，到了臨死的時節，不管什麼萬貫家財，金銀寶貝，沒一件是帶得去的。只有這四書五經，是孔聖人親手動筆的文章，就是佛祖、如來爺爺和那道祖太上老君爺爺，都看得非常的鄭重，吩咐那轉輪殿下，生前讀得四書五經熟的，准他帶到來生。所以俺家祖太爺，每天五更裡醒了轉來，便把衣裳披起，點起純檀的貢香，背那四書五經。一共只消八枝香，便可以背完了。現在已經點到第七枝，約莫已經背到《禮記》呢。你休要這般作急，停一會，我替你催他便了。」家丁皺眉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就把俺家老爺的名片，還了我罷。」那人聽到這話，半空裡打下一個霹靂似的。好幾天不曾有過生意，今天生意上門，怎好輕易放過！只得央那家丁坐下，拿著名片，走到裡邊，見他祖太爺，兀自直呆呆的坐在案前，閉著眼睛，嘴皮兒不住的亂動。等了好一回，閃開兩眼，瞧見他的孫子進來，眉頭一皺，罵道：「你到這裡幹什麼？」

俺恰好背到《禮記》的末一篇，平空地和俺來打岔，把這一部書的書氣打斷了，還不快些走麼？」說著看他孫子，還呆著不走，嘴裡囁囁著像要講什麼話，便喊一聲道：「來。」他孫子聽說喊得一聲來，曉得上書房的老規矩，臉色早嚇得個青黃不定。

趕忙走到案前跪下了，雙手捧著一塊紅木牌子，請他祖太爺發落。見他祖太爺怒氣沖天，接過牌子來劈劈剝剝的，打了一個起碼數二十個手心。他孫子放膽開口，把個名片遞上，說是有人來請。哪知道一個請字，便把他祖太爺喜得眉飛色舞的跳下案來，吩咐他孫子，喊一輛官轎。喊了半晌，不見回來，把他祖太爺急得暴跳如雷。自己撐著拐杖，走上直街，到了轎行裡，見他孫子被一個轎夫扭住，喘吁吁的罵那轎夫一常那轎夫生怕他倚仗著閻王的勢頭，和他拚命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抬著轎子，跟到醫室門口，嘴裡咕嚕咕嚕的說「去年欠下的轎錢，還沒有算清，今天又要衝這個場面，把人家的筋力給他賺銅錢。」正說著被唐金鑒聽見了，便飛來一個拐杖。幸虧那家丁擋住了，說好說歹的才踏上了轎，抬到冷府門首。

唐金鑒下了轎，進了中廳，便喊著冷鏡微父親的名字道：「竹江老世姪，到哪裡去了外冷竹江聽是唐金鑒的口音，知他脾氣古怪，趕忙從病房出來，拂一拂衣裳，磕了兩個板頭。唐金鑒也板著一副老世伯的面孔，並不還禮，只用手略伸了一伸，便坐了上炕。問了些寒暄的閒話，用了茶點，引進病房。診了半點鐘的脈，沉吟了片刻，把自己的老光眼鏡，從臉上脫將下來，拿著長衫的右角，向眼鏡上揩抹了一番，又低著頭擦一擦眼皮，才把那眼鏡帶上。看了舌苔，說令郎的這病，本不十分打緊，只怕是先前的醫生，看錯了門路。冷竹江道：「先前也曾請過些醫生，只是藥不見效，所以才敢勞動世伯，世伯要看從前的藥方，請到書房細看便了。」唐金鑒點一點頭，進了書房。冷竹江忙把抽屜一開，拿上一寸多厚的藥方，送在唐金鑒的面前。唐金鑒逐層的翻閱，只管搖頭道：「老世姪，不是我要怪你。你們令尊和我是同窗兄弟，你是七代單傳，令郎有病，為何這樣的不小心，請那些全沒根底的郎中。倘然有個三長四短，你們這世代書香的門第，不是結果在老世姪的手裡麼？幸虧今日遇著老夫，也算是令尊大人冥冥中的感應了。那醫書上的道理，老世姪是沒有領略過來的，於今且引兩句經書來，給老世姪講講《大學》上面有句道：『心廣體胖，』又說道：『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問，食而不知其味。』據著老夫看來，令郎並無外來的感冒，不過積想傷心，心經上有些受損

罷了。」冷竹江聽他這話，似乎有理，便連聲諾諾，著家丁捧上書包。唐金鑒打開書包來一翻，大喊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」嚇得冷竹江面色如土，摸不著什麼頭腦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